

兜兰：为啥叫我“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”？

——民间给植物起名到底有多“脑洞大开”



全网征名的兜兰新品种

近日，一株兜兰新品种因网友取名“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”刷屏，让小众濒危兰花一夜爆红。今天，我们就来扒一扒植物命名的那些事儿，看看一草一木的名字里，藏着多少智慧、趣味和人情味儿。

主笔：于梅君



猴面小龙兰



笑黄蜂兰花



飞鸭兰

1 “炸花生米”火出圈！兜兰新品种趣味征名

事情要从2026年2月说起。云南省植物学会的科普博主“植物眼”受国家兜兰种质资源库委托，为一个兜兰新品种公开征名。

评论区里，有位网友建议叫它“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”。这一“炸”，直接炸出20万点赞。你别说，这名字还真叫得精准——兜兰的唇瓣圆鼓鼓的，还带点焦糖色的褶皱，活像一颗炸得微微发糊的花生米；顶端那片淡黄色的萼片往上一翘，不就是给花生米戴了顶小帽吗？

当然，争议也随之而来。有人觉得这是对科研的不尊重：兜兰本身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植物，这一新品种更是科研团队花费数十年精心培育的成果，就这样被“玩儿”了？

但“植物眼”的态度很开

放：“只要名字好玩，大家也认可，离谱就离谱了，有什么关系？”他还透露：虽然“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”不会成为正式拉丁学名，但团队正考虑将其注册为商品名或栽培品种名——也就是说，未来你去花市买这盆花，标签上可能真就写着这个名字。

这件事的意义，远不止一个搞笑的名字。传统植物科普常常陷入“圈内自嗨”的窘境：懂的人早就懂，不懂的人根本不会点开看。但一颗“花生米”，让无数网友第一次主动搜索：兜兰是什么？它为什么濒危？野采合法吗？人工繁育的哪里能买？

正如“植物眼”所说：“哪怕名字离谱，只要能让更多人关注植物、关注科普，就是有意義的。”

2 植物的“学名”可不能乱起

当然，玩笑归玩笑，植物界还有一套绝对不能乱来的规矩——那就是全球通用的拉丁文学名。

你可能要问：为什么非得用拉丁文？因为植物的“小名”（俗名）太乱了。同一种红薯，四川叫红苕，山东叫地瓜，河北叫山药；而同一个“海棠”，可能指向完全不同的好几种植物。科学家要是各叫各的，学术交流就会乱套。

为了终结这场混乱，1753年，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在《植物种志》中正式确立了“双名法”。目前最新版命名规则，是2025年正式实施的《国际藻类、真菌和植物命名法规（马德里法规，2024）》。

双名法是什么？其实就是给植物取“姓”和“名”：由

属名+种加词+命名人缩写构成，全部使用拉丁文，兼具唯一性、稳定性与国际性。

属名代表植物所属的大家族，种加词描述形态、产地、习性，命名人缩写则保证溯源清晰，守护着植物科学的严谨底线。

举个例子，我们常吃的荔枝，学名是 *Litchi chinensis* Sonn.；*Litchi* 是属名（荔枝属）；*chinensis* 是种加词，意为“中国的”；Sonn. 是命名人 Sonnerat 的缩写。

2025年正式实施的新版《马德里法规》，还新增一条与时俱进的规则：禁止使用歧视性、侮辱性或恶意攻击的名称。所以，科学命名是一丝不苟的“硬规矩”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

3 像什么就叫什么，民间起名就是这么任性

不过，在科学规矩之外，老百姓给植物起“小名”“俗名”，可就没那么讲究了——看见什么就叫什么，这才是最朴素、最直接的命名智慧。

花型奇特的兰花，是“形象派”的绝对主力。除了上面提到的“花生米兜兰”，还有猴面小龙兰，花朵酷似一张小猴脸，眼睛鼻子嘴都齐全；飞鸭兰，花瓣展开就像一只展翅的小鸭子；笑黄蜂兰花，花朵中间像站着一只咧嘴笑的大黄蜂。

观叶植物也不甘示弱。龟背竹，叶片穿孔开裂，像极了乌龟壳；笔筒树，茎干笔直挺拔，活像插在地上的笔筒；鹅掌柴，掌状复叶舒展，小叶形似鹅掌，所以又叫“鸭脚木”。

林间野地里更热闹。猫尾草，花穗蓬松毛茸茸，像一条猫尾巴；灯笼果，果实被薄薄的萼片包裹，像一盏小灯笼；风铃草，花朵倒挂，风一吹就像叮当作响的风铃。

最绝的是痒痒树（紫薇的别称）。树干光滑，你要是挠它一下，整株树就会微微晃动，好像怕痒一样。龙吐珠也不遑多让——白色花萼包着红色花冠，盛开时红冠探出，像蛟龙吐珠。还有滴水观音，空气湿润时

叶尖滴水，株型端庄如观音端坐。

这些名字没有一个生僻的，但就是这么直白的类比，把植物的样貌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还有一类植物，从来不藏着掖着——什么味道，就叫什么名字。最典型的当数鱼腥草。西南人民最爱吃的凉拌菜，名字十分直白：揉搓叶子，一股浓烈的鱼腥味儿扑面而来。

鸡屎藤更是“诚不我欺”，叶子揉碎后的气味令人难忘。但神奇的是，它偏偏是传统药用植物，治咳嗽、消食积，效果还不错。臭牡丹花朵开得挺漂亮，一团团的像绣球，但植株自带异味，于是被冠以“臭”字。

有臭就有香。九里香——香气浓郁，远飘九里；留兰香——清新怡人，名字自带氛围感。

还有一类植物是按味道起名的：五味子，果实兼具酸、甜、苦、辛、咸五种味道；甜菜，一听就知道是甜的；苦瓜，就不用多说了。

这些“简单粗暴”的名字，其实是古人观察自然最真实的记录——尝过、闻过，记住了，就把特征刻进名字里，传给子孙后代。

4 看名知习性，名字里自带“说明书”

有些植物的名字，一看就知道它什么时候长、怎么长、长在哪儿，活脱脱一份“生活说明书”。

先说生长期。返魂草逢春返青，秋冬枯萎；夏枯草，春天长得好好的，一到夏天就枯萎了；迎红杜鹃早春冒寒开花；秋英临秋盛放；夏至草一到夏至便进入花期，一看名字便知时节。

再说行为习性。夜香树只在夜晚散发浓香，白天反而清淡；舞草能随声音与节奏轻摆叶片，如同跳舞；含羞草轻触即合，自带“害羞”特质。

还有按生长环境命名的。岩生报春扎根岩石缝隙；湿生扁蕾只长在水边湿地；荒漠锦鸡儿耐旱耐沙，

生长在干旱戈壁；附地菜贴地而生，不与高草争空间；高山紫菀只在高海拔的草甸才能找到；车前草——传说汉代马武的军队被困，战马吃了路边车前的一种草治好了病，于是得名“车前”。

以地域命名的植物则自带故乡印记：峨眉蔷薇、天目琼花、云南黄馨标明产地；番红花、洋金凤、波斯菊里的“番”“洋”“波斯”，藏着一部外来物种引进史，是中外交流的活化石。

这些名字，是古人日复一日观察自然，和草木打交道的智慧结晶。短短几个字，就能让你知道这种植物有“什么来头”，堪称最古老的植物科普。

知多一点

植物命名从不只是形态与习性的概括，更承载着千年文化底蕴与人文故事，让一株株草木拥有了温度与情感，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。

有些以人名命名。比如2026年1月，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为编号4815-27的“中国芯”月季公开征名，网友提名的“娇龙月季”断层领先。不仅因为其形态风骨契合，更为了纪念助农楷模贺娇龙，名字里多了一份人情味儿。

云南月季育种专家蔡艳飞的经历更让人暖心——她培育的月季新品种太多，翻遍《诗经》《宋词》都凑不够名字，无奈求助网友。结果一条“就叫刘宝华，因为我二舅叫宝华”的评论收获大量点赞。这位科学家欣然“听劝”，将这个品种命名为“宝华月季”，并已通过国家林草局新品种初审。

以人名命名的植物，藏着敬意与温情。纪念植物学先驱的观光木、琼棕，记载药用发现者的杜仲、徐长卿、刘寄奴，都让名字有了人文温度。

出自典籍与传说的植物更具诗意：《诗经》中的忘忧草寓意解忧消愁；《神农本草经》里的合欢象征团圆和睦；彼岸花因花叶永不相见被赋予凄美传说；何首乌则伴着民间故事流传千年。

还有金樽水玉杯，花朵形态酷似古代酒樽，命名者借用“金樽清酒斗十千”的文化意象，让科学与诗意完美相融。

所以，植物命名这件事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。拉丁文学名守护着科学秩序，民间俗名则让自然变得可亲可近。这些带着烟火气的名字，或许不够“严肃”，却能让濒危的兜兰一夜之间被大众熟知，把科普的种子悄悄种进人们心里。

娇龙、杜仲、徐长卿、刘寄奴……
植物命名中的人情味儿

一花一世界：小小绿植藏着哪些疗愈魔法？

AI谈「心」



知心姐姐 豆包

加班到深夜，小夏总会习惯性地给窗台上的绿萝浇浇水，指尖触碰鲜润叶片的瞬间，紧绷的神经便悄然松弛。小小一盆绿植，为啥会给人带来疗愈作用？

其实，这并非简单的爱好，而是植物通过色彩与陪伴，触发了人体深层的心理疗愈机制。

从环境心理学角度来说，植

物是天然的“情绪缓冲带”。都市生活的高压让大脑长期处于应激状态，而自然界的绿意能激活副交感神经，快速降低皮质醇（压力激素）水平，缓解焦虑与疲惫。

心理学研究表明，目光停留在绿色植物上3分钟，就能有效缓解视觉疲劳与精神内耗，这便是“自然疗愈效应”。

植物的色彩更是情绪调节剂。柔和的翠绿带来平静与安全感，契合心理学中“色彩疗愈”理论；粉嫩的多肉、浅紫的薰衣草，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，驱散低落情绪；挺拔的绿植则能给予心理支撑，消解内心的无力感。

而养护植物的过程，更是一场正念疗愈。浇水、修剪、等待新

芽萌发，这些专注当下的小动作，能让人从焦虑的思绪中抽离，获得内心平静。看着植株蓬勃生长，我们会收获掌控感与成就感，弥补快节奏生活中的心理缺失。

植物无言，却以最温柔的方式成为情绪容器，不评判、不打扰，默默接纳所有情绪。这株小小的绿意，正是都市人最触手可及的心理疗愈师。